

我的悲傷

— 懷念徐培根

● 徐芳（前國防大學校長徐培根夫人）

重慶相識簡單成婚

我與徐培根將軍相識於四川重慶。

我倆於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五日下午三時在重慶中國留德同學會結婚。我們沒有發帖子請客，

僅是至親好友參加而已。當時證婚人是何敬之將軍，男方主婚人是陳公俠將軍，女方主婚人是我的姨丈丁慕韓將軍，男方介紹人是熊天翼將軍，女方介紹人是羅卓英將軍，男債相是由我外甥李贛驥上尉擔任，女債相是和我最要好的居載春小姐。婚禮時，行禮如儀，沒有什麼人講話，只有證婚人讀了一篇頌詞，婚禮就完成了。培根忙著送各位長官離去，我便在休息室忙著換裝。妹妹，侄女們幫著把白色禮服脫下，換上一襲淡粉紅色的長旗袍。我沒有帶什麼手飾，只有一個別針別在襟上，一個鑽戒帶在手上，一隻浪琴手錶圍在腕上，這三件都是培根自美國帶回來送我的。手上握了一個白色珠子皮包，是表嫂趙武夫人自巴黎帶來給我的，就是這樣簡簡單單，沒有別的飾物。

喜宴擺在同學會的大廳裡，幫忙的人說開了

八十多份西餐。多數是我的親友，其他同事同學都是一概未敢驚動。因為培根甫自駐美軍事代表團歸來，所以代表團的同事好友也有好多位，氣氛十分歡樂融洽。最後由我的表妹丁惟誠女士唱了一首英文歌助興，博得滿堂喝彩。

餐後警察局長徐中齊先生家中有一小型舞會，約大家去參加。因為兩地相距很近，我們就去了幾支舞。十一點多，我們便回到我們自己的家了。

每月都有證婚節目

婚禮過後，我們都忙著做事。他一天假都沒有請，第二天一早就去山洞陸軍大學辦公了。三天後，我也回我的農民銀行上班了。因為他比較忙，不是天天回家，只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抗戰的時候，要節省汽油，不能每天都來去的跑。尤其那時候的汽車，車況都不太好，每星期能回城一二次已是很不錯的了。因為不是天天見面，所以他一回家，我們兩人總是雙手相握，好像有訴不盡的深情與蜜意，倍感溫馨。週末週日，常有親友邀宴，我們兩人總是同出同歸。那時候的陸

大學員，多數都是年輕未婚。有了對象，要結婚的時候，都是請教育長證婚。差不多每個月都有證婚的節目，我也就跟著去看新娘子，覺得非常有趣。

我在銀行做事，待遇比較好。而他的軍人待遇，比我少了許多。因此，所有家中的用度，都由我來負責。他的薪餉袋子，我從來沒有拿過，全部交給副官匯給他的兒女作教育費用。我們平時過的儉樸的生活，故也沒有覺得錢不夠用，培根也覺得我這樣的安排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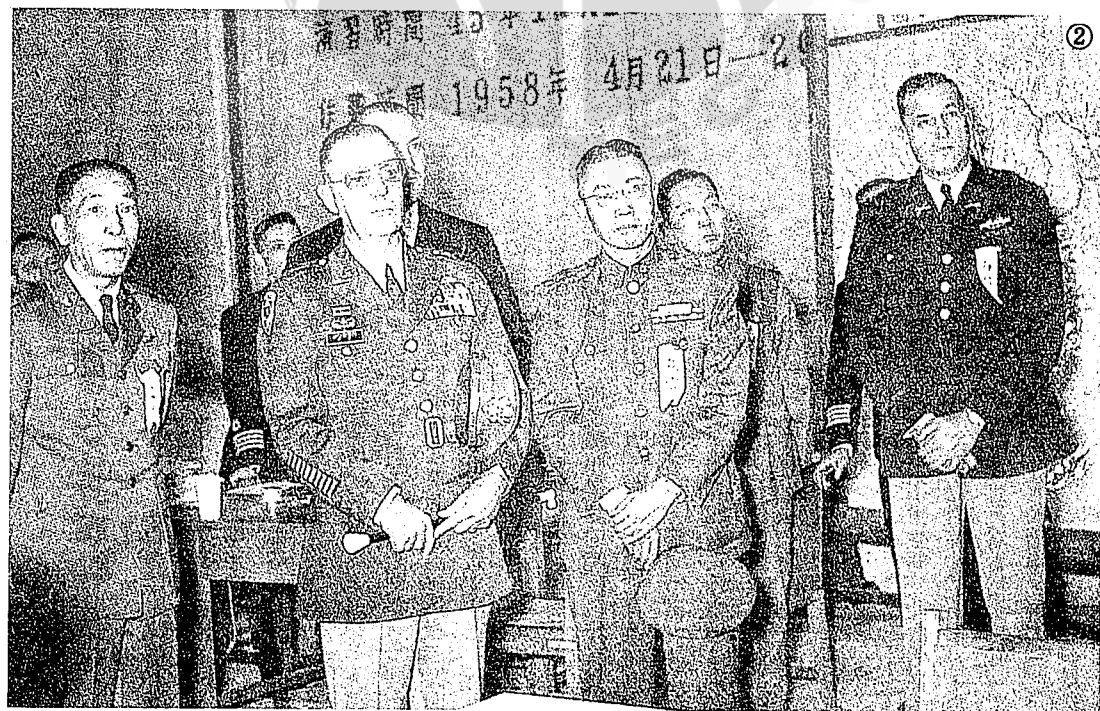
夫妻彼此互不干涉

培根一向喜歡整潔。房子內外都要整齊乾淨，屋裡不一定要擺高貴的傢俱，但是要雅緻美化。園子不管大小，都要花紅草綠，他才喜歡。他本人也很注重儀表，不論穿軍裝或西裝，都要合適稱身，才肯出門。娛樂方面，他喜歡騎馬、游泳、音樂、跳舞、旅行。但是我一向不愛運動，在學校讀書時，德、智、體三方面，德與智都是甲，體育方面永遠是乙。這我就跟不上他了。尤其游泳，我最怕下水，只有在岸上看看了。我倒



①左起：徐培根上將、皮宗闕夫人，作者徐芳女士、皮宗闕將軍。

②徐培根上將（左三）偕毛瀛初將軍（左）參觀美軍第七艦隊旗艦。



是很喜歡跳舞，但是跟他一比，又是差得很遠，只有隨著音樂，跟他亂蹬一陣子。剛一開始，他就跟我說，家中不要打牌，因為他在大學禁止學員賭博，故家中也不能擺牌桌子。我說本來就不會打牌，絕對不會與你背道而馳。所以這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有打過牌，以示我對他的尊崇。他每天早上喜歡練字。他寫的字，我倒認為很美。

我們雖是夫妻，但是彼此互不干涉。他在大學做些什麼，我從不過問。我在銀行怎麼上班，他也不多打聽。山洞的陸大，我也很少去。偶爾有什麼晚會，我去看戲，戲散之後，我也不去他的宿舍停留。我總是到街對面的游龍山十五號萱妹家去住。第二天就回城上班。我總覺得公是公，私是私，不要攪在一起。他住的是教官宿舍，我去走動，諸多不便。我可以說，我從未去過他的臥室。後來校旁有一小型院子，裡面有二房二廳，是專給他住的。我去過幾次，但也很少。培根說，你這樣很好，可以免人閒話。

勝利還都心血白費

抗戰勝利了，我們遷到南京。他仍在陸大，我仍在農行。我倒沒有什麼，他可更忙了。因為陸總辦了一個陸軍參謀學校，他是兼任校長，籌備建制開學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一向身體很好，倒也不覺得累。後來計畫在孝陵衛為陸大及參校建新校舍，真是費盡了心機。好不容易房子建成了，還未遷入，共軍來侵，又要搬家，一番心血白費，這是令他最傷心的事。我常說，有一天我們會回去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都會回

到我時刻想念的金陵的。但是就是沒有我們這位老教育長同行。多麼可悲！

三十八年底大家來到臺灣，陸大、參校無處可棲，只有遷到新竹暫住。培根又是經常住在新竹。他有副官、司機等人照料一切，我也放心了。可是農民銀行結束了，我也無事可作了。鐵幕深鎖，孩子們的教育費，也沒有法兒寄了。薪餉包拿回來，就由我支配。有多少錢，過多少錢的日子，也沒有感到有什麼困難。

光陰過得真快，來臺已經四十多年了。這多年數，他一直沒有閒著，一直是在軍中服務。起初是在參謀本部擔任參謀次長，副總長；同時是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院務委員。離開參謀本部，就去國防大學做校長。後又在國防研究院擔任教育長有十四年之久。研究院在陽明山，也有一幢房子給他住。但他每天都回家，沒有在山上住過。年紀漸漸老了，在山上忙了一天，可能他喜歡回來多享一點家的溫暖。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初國防研究院停辦。培根可以不必上山奔波了。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年紀大了，多休息，不勞累，是應該的。可是別人可以接著辦啊！這樣停掉，豈不可惜！

不上山了，可是他每月還要去國民大會及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開會。兩會的國防組、軍事組，他都擔任過召集人，主持討論會。最近三年以來，他的聽力稍差，聽不清楚，容易誤事。國大的軍事組由徐華江代表繼續努力。光復會的軍事組由秦修好代表主持一切，都是很恰當的安排。

他平時在家看書、習字、作畫；日子倒也過得平順愉快。

子女長大各有成就

他原來有一女二子，三人都是浙江大學畢業。長女思衡在杭州，作農業經濟研究工作。長子思平在美國做機械工程方面的事，次子思均，執教南京郵電學院。我們的女兒振容，臺大畢業，美國康耐爾大學醫學院的生物化學博士，後又去耶魯大學得了一個超博士的學位。女婿李大衛 Dr. David J. Lirman 是與振容同班同學又是同行。現同在美國邁爾斯-史-製藥公司任職。大衛雖然是美國人，但他品學兼優，溫文儒雅，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他。另一個女兒思行，留在大陸，沒有帶出來，她是在我堂姊徐政姊家中長大。姊夫王同觀醫師，他是蘇州醫院的院長，無有兒女，他們待她如己出。思行雖未在我們身邊受教，但是她容貌美麗，性情溫和，聰明懂事，又寫得一筆好字，令人喜愛。她和她的夫婿方連壽都在蘇州農校教書。希望以後我們能常聚在一起，再不分離。小子振桐在臺北出生，媳張純華是臺中人。他們在此都為政府工作，職位不高，但還知努力。

培根身體一向健康，很少生病。此次因攝護腺腫大而住院。先在三軍總醫院住了兩個月，後又至榮民總醫院住了半個月，看看情況轉好，就回了家。後因不思飲食，人太消瘦，再入三總，於八十年二月八日清晨八點去世。享年九十六歲，此去，永不再回，全家哀痛萬分！在住院期間



① 徐培根（前左二）陪同蔣緯國上將（前右二）參觀國防大學學

員兵棋推演。

② 陸軍大學代校長蔣百里（方震）寫徐培根的親筆手札。

②
 培根作棉衣後甚念 十日前校之一親原
 今十九日湘潭方打三通話即起衡山防有一通而西
 即返岳也沈波甚口一行 財部軍事不知法亦有回電
 否請一查免而政有軍事何此向若名得消息形勢似趨
 學校之而志 懷托而實到之 身處各兵極使回也魯石必
 在國務方要應者不知註釋因各 財部軍事官備已定拆次
 長新之 培根親之 何部長求去撥向財 亦矣下進之 多及於
 近來 有石白 各位子弟乞教之
 近作一長四國銀行存保 十九



①徐培根將軍與夫人徐芳的結婚照。

②徐培根將軍（右）晚年時與夫人在家中合影。



，三總的李賢鎧院長、國防醫學院的尹在信院長及好友顏春輝博士夫婦都常來探望慰問。三總的泌尿外科主任張聖原大夫及胸腔科主任沈建業大夫都曾悉心治療。各位護士小姐更是懇勤的服務。榮總的外科主任張心堤大夫關懷備至，每天都到病房探視。在此要向他們致最深厚的謝意。

治喪期間軍、政各界的長官、同事、同學以及至親好友都熱心的協助料理一切，這一切情誼充份的澆注在死者及生者的身上，令我們終生難忘。

綜觀培根一生，剛正不阿，戮力任事，從不鬆懈，他到底對於人類、社會、貢獻了多少；他

的著作有無價值，我不敢說。不過，他對於國家的忠心與熱愛，我是敢於肯定的。

培根，是我最敬愛的人，他走了，而且是永遠不回來了。我的悲傷，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我只盼下一代的兒女子孫好好的作人做事，以慰他在天之靈。八十年十月八日於臺北雙桂軒。